

施耐庵 羅貫中 著

容與
堂本

水滸傳



施耐庵 羅貫中 著
凌庚 恆鶴 刁寧 校點

客與
水滸傳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

詩曰：

龍虎山中走煞罡，英雄豪傑起多方。魁罡飛入山東界，挺挺黃金架海梁。幼讀經書明禮義，長爲吏道志軒昂。名揚四海稱時雨，歲歲朝陽集鳳凰。運蹇時乖遭迭配，如龍失水困泥岡。曾將玄女天書受，漫向梁山水滸藏。報冤率衆臨曾市，挾恨興兵破祝莊。談笑西陲屯甲冑，等閑東府列刀鎗。兩贏童貫排天陣，三敗高俅在水鄉。施功紫塞遼兵退，報國清溪方臘亡。行道合天呼保義，高名留得萬年揚。太誤。

話說梁山泊聚義廳上，晁蓋、宋江並衆頭領與撲天鵬李應陪話，敲牛宰馬，做慶喜筵席，犒賞三軍，並衆大小嘍囉筵宴，置備禮物酬謝。孫立、孫新、解珍、解寶、鄒潤、鄒潤、樂和、顧大嫂俱各撥房安頓。次日，又作席面，會請衆頭領作主張。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：「我當初在清風山時，許下你一頭親事，懸掛在心中，不曾完得此願。今日我父親有箇女兒，招你爲婿。」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，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，宋江親自與他陪話，說道：「我這兄弟王英，雖有武藝，不及賢妹。實話。是我當初曾許下一頭親事，一向未曾成得。今日賢妹你認義我父親了，衆頭領都是媒人，媒人太多。今朝是箇良辰吉日，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。」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，推却不得，兩口兒只得拜謝了。晁蓋等衆人皆喜，都稱賀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。當日盡皆筵宴，飲酒慶賀。

正飲宴間，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：「林子前大路上一夥客人經過，小喽囉出去攔截，數內一箇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。朱頭領邀請住了，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，先使小校報知。」晁蓋、宋江聽了大喜，隨即與同軍師吳用三箇下山迎接。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，宋江見了，慌忙下拜道：「久別尊顏，常切雲樹之思。今日緣何經過賤處？」雷橫連忙答禮道：「小弟蒙本縣差遣，往東昌府公幹，回來經過路口，小喽囉攔討買路錢，小弟提起賤名，因此朱兄堅意留住。」宋江道：「天與之幸！」請到大寨，教衆頭領都相見了，置酒管待。一連住了五日，每日與宋江閑話。晁蓋動問朱全消息。雷橫答道：「朱全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級，新任知縣好生欣喜。」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。不是。」

〔肩〕如何平白地要人做強盜？不是，不是。雷橫推辭：「老母年高，不能相從。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，却來相投。」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。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。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，宋江、晁蓋自不必說。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，衆頭領都送至路口作別，把船渡過大路，自回鄆城縣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晁蓋、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，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。吳用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。次日，會合衆頭領聽號令。先撥外面守店頭領。宋江道：「孫新、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，着令夫婦二人替回童威、童猛別用。」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，樂和去幫助朱貴，鄭天壽去幫助李立，東南西北四座店內賣酒賣肉，招接四方入夥好漢。每店內設兩箇頭領。一丈青、王矮虎後山下寨，監督馬足。金沙灘小寨，童威、童猛弟兄兩箇守把。鴨嘴灘小寨，鄒淵、鄒潤叔姪兩箇守把。山前大路，黃信、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。解珍、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。杜遷、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。劉唐、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。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。孟康仍前監造戰船。李應、杜興、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。陶宗旺、

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雁臺。侯健專管監造衣袍、鎧甲、旌旗、戰襖。朱富、宋清提調筵宴。穆春、李雲監造屋宇寨棚。蕭讓、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。有何賓客？有何書信公文？裴宣專管軍政司，賞功罰罪。其餘呂方、郭盛、孫立、歐鵬、馬麟、鄧飛、楊林、白勝，分調大寨八面安歇。晁蓋、宋江、吳用居於山頂寨內。花榮、秦明居於山左寨內。林冲、戴宗居於山右寨內。李俊、李逵居於山前。張橫、張順居於山後。楊雄、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。一班頭領分撥已定，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。山寨體統，甚是齊整。有詩爲證：

巍巍高寨水中央，列職分頭任所長。從此山東遭擾攘，難禁地煞與天罡。

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，背了包裹，提了朴刀，取路回到鄆城縣。到家參見老母，更換些衣服，賣了回文，巡投縣裏來。拜見了知縣，回了話，銷繳公文批帖，且自歸家暫歇。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，聽候差使。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都頭幾時回來？」雷橫回過臉來看時，却是本縣一箇幫閑的李小二。雷橫答道：「我却纔前日來家。」李小二道：「都頭出去了許多時，不知此處近日有箇東京新來打趂的行院，色藝雙絕，叫做白秀英。那妮子來參都頭，却值公差出外不在。如今見在勾欄裏，說唱諸般品調。每日有那一般打散，或有戲舞，或有吹彈，或有歌唱，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。都頭如何不去睜一睜？端的是好箇粉頭。」

雷橫聽了，又遇心閑，便和那李小二逕到勾欄裏來看。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，旗桿吊着等身靠背。入到裏面，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。看戲臺上却做笑樂院本。那李小二人叢裏撇了雷橫，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。院本下來，只見一箇老兒裹着襁褓兒頭巾，穿着一領茶褐羅衫，繫一條皂絲，拿

把扇子，上來開呵道：「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。如今年邁，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，普天下伏侍看官。」鑼聲響處，那白秀英早上戲臺，參拜四方。拈起鑼棒，如撒豆般點動。拍下一聲界方，念了四句七言詩，便說道：「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，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，喚做『豫章城雙漸趕蘇卿』。」說了開話又唱，唱了又說，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。雷橫坐在上面看那婦人時，果然是色藝雙絕。但見：

羅衣疊雪，寶髻堆雲。櫻桃口杏臉桃腮，楊柳腰蘭心蕙性。歌喉宛轉，聲如枝上鶯啼；舞態翩跹，影似花間鳳轉。腔依古調，音出天然。舞回明月墜秦樓，歌遏行雲遮楚館。高低緊慢，按宮商吐雪噴珠；輕重疾徐，依格範鏗金戛玉。笛吹紫竹篇篇錦，板拍紅牙字字新。

那白秀英唱到務頭，這白玉喬按喝道：「雖無買馬博金藝，要動聰明鑑事人。看官喝采道是過去了，我兒且回一回，下來便是襯交鼓兒的院本。」白秀英拿起盤子，指着道：「財門上起，（後（利））地上住，吉地上過，旺地上行。手到面前，休教空過。」白玉喬道：「我兒且走一遭，看官都待賞你。」白秀英托着盤子，先到雷橫面前。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，不想並無一文。雷橫道：「今日忘了，不曾帶得些出來，明日一發賞你。」白秀英笑道：「頭醋不（豔）（醞）徹底薄。」官人坐當其位，可出箇標首。」雷橫通紅了面皮道：「真。」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，非是我捨不得。」白秀英道：「官人既是來聽唱，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？」雷橫道：「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，却恨今日忘記帶來。」白秀英道：「官人今日見一文也無，提甚三五兩銀子。正是教俺望梅止渴，畫餅充饑。」白玉喬叫道：「我兒你自沒眼。不看城裏人村裏人，畫。只顧問他討甚麼？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告箇標首。」雷橫道：「我怎地不是曉事的？」白玉喬

道：「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，狗頭上生角。」衆人齊賀起來。雷橫大怒，便罵道：「這忤奴，怎敢辱我！」白玉喬道：「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，打甚麼緊！」有認得的，喝道：「使不得！這箇是本縣雷都頭！」白玉喬道：「只怕是驢筋頭。」（眉）都像。雷橫那裏忍耐得住，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，揪住白玉喬，一拳一脚，便打得唇綻齒落。衆人見打得兇，都來解拆開了，又勸雷橫自回去了。勾欄裏人，一闋盡散了。

原來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箇來往，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勾欄。那娼妓見父親被雷橫打了，又帶重傷，叫一乘轎子，逕到知縣衙內訴告：「雷橫毆打父親，攪散勾欄，意在欺騙奴家。」知縣聽了，好貨。大怒道：「快寫狀來！」這箇喚做「枕邊靈」。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，驗了傷痕，指定證見。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，替他去知縣處打關節。怎當那婆娘守定在衙內，撒嬌撒癡，不由知縣不行。（眉）想是知縣夫人不在。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，當廳責打，取了招狀，將具枷來枷了，押出去號令示衆。那婆娘要逞好手，又去知縣行說了，定要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。第二日，那婆娘再去做場，知縣却教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。好貨。這一班禁子人等，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，如何肯捫扒他。這婆娘尋思一會：「既是出名奈何了他，只是一怪。」畫。走出勾欄門，去茶坊裏坐下，叫禁子過去，發話道：「你們都和他有首尾，却放他自在。知縣相公教你們捫扒他，你到做人情！少刻我對知縣說了，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！」禁子道：「娘子不必發怒，我們自去捫扒他便了。」白秀英道：「恁地時，我自將錢賞你。」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：「兄長，沒奈何，且胡亂捫一捫。」把雷橫捫扒在街上。

人鬧裏，却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，看見兒子吃他捫扒在那裏，便哭起來，罵那禁子們道：「（眉）刻畫逼真。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，錢財直這般好使！誰保的常沒事？」禁子答道：「我那

老娘，聽我說，我們却也要容情，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棚，我們也沒做道理處。不時，便要去和知縣說，苦害我們，因此上做不的面皮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？」禁子們又低低道：「老娘，他和知縣來往得好，一句話便送了我們，因此兩難。」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，一頭口裏罵道：「這箇賊賤人直恁的倚勢！我且解了這索子，看他如今怎的！」白秀英却在茶房裏聽得，走將過來，便道：「你那老婢子，却纔道甚麼？」那婆婆那裏有好氣，便指着罵道：「你這千人騎、萬人壓、亂人入的賤母狗，做甚麼倒罵我！」白秀英聽得，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，大罵道：「老咬蟲！吃貧婆！賤人！怎敢罵我？」婆婆道：「我罵你待怎的？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。」白秀英大怒，搶向前只一掌，把那婆婆打箇踉蹌。那婆婆却待掙扎，白秀英再趕入去，老大耳光子只顧打。（肩）無一處不盡。這雷橫是箇大孝的人，見了母親吃打，一時怒從心發，扯起枷來，望着白秀英腦蓋上打將下來。那一枷梢打箇正着，劈開了腦蓋，撲地倒了。佛。（肩）真孝子，真仁人，真菩薩，真聖人。衆人看時，那白秀英打得腦漿迸流，眼珠突出，動彈不得，情知死了。有詩爲證：

玉貌花顏俏粉頭，當場歌舞擅風流。只因窘辱雷橫母，裂腦橫屍一命休。

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，就押帶了雷橫，一發來縣裏首告，見知縣備訴前事。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，會集相官，拘喚里正隣佑人等，對屍檢驗已了，都押回縣來。雷橫一面都招承了，並無難意。真漢子。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。禁子都監下了。把雷橫枷了，下在牢裏。當牢節級却是美髯公朱仝，見發下雷橫來，也沒做奈何處。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，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，安頓了雷橫。少間，他娘來牢裏送飯，哭着哀告朱仝道：「老身年紀六旬之上，眼睜地只看着這箇孩兒。望煩節級哥哥可看日常間

弟兄面上，可憐見我這箇孩兒，看覷，看覷。」朱全道：「老娘自請放心歸去，今後飯食不必來送，小人自管待他。倘有方便處，可以救之。」雷橫娘道：「哥哥救得孩兒，却是重生父母。若孩兒有些好歹，老身性命也便休了。」朱全道：「小人專記在心，老娘不必掛念。」那婆婆拜謝去了。朱全尋思了一日，沒做道理救他處。朱全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，上下替他使用人情。那知縣雖然愛朱全，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，也容不得他說了。又怎奈白玉喬那廝，催併疊成文案，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。因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，解上濟州。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，却教朱全解送雷橫。

朱全引了十數箇小牢子，監押雷橫，離了鄆城縣。約行了十數里地，見箇酒店，朱全道：「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。」衆人都到店裏吃酒。朱全獨自帶過雷橫，只做水火，乘後面僻淨處開了枷，放了雷橫，分付道：「賢弟自回，快去家裏取了老母，星夜去別處逃難。這裏我自替你吃官司。」（肩）朱全真字子，真聖人，真菩薩，真佛。道學先生那場作饅。雷橫道：「小弟走了自不妨，必須要連累了哥哥，恐怕罪犯深重。」朱全道：「兄弟你不知，知縣怪你打死了他表子，把這文案却做死了，解到州裏，必是要你償命。我放了你，我須不該死罪。況兼我又無父母掛念，家私儘可倍償。你顧前程萬里自去。」（聖人）雷橫拜謝了，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，收拾了細軟包裹，引了老母，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朱全拿着空枷，攔在草裏，却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：「吃雷橫走了，却是怎地好？」衆人道：「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！」朱全故意延遲了半日，料着雷橫去得遠了，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。朱全告道：「小人自不小心，路上被雷橫走了，在逃無獲，情願甘罪無辭。」知縣本愛朱全，有心將就出脫他，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，朱全故意脫放雷橫，知縣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由申將濟州去。朱全家中自着人去上

州裏使錢透了，却解朱全到濟州來。當廳審錄明白，斷了二十脊杖，刺配滄州牢城。朱全只得帶上行枷，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文案，押送朱全上路。家間人自有送衣服盤纏，先賁發了兩箇公人。當下離了鄆城縣，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，於路無話。到得滄州，入進城中，投州衙裏來。正值知府陞廳，兩箇公人押朱全在廳階下，呈上公文。知府看了，見朱全一表非俗，貌如重棗，美髯過腹，知府先有八分歡喜。便教：「這箇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，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。」〔肩〕奇遇。當下除了行枷，便與了回文，兩箇公人相辭了自回。

只說朱全自在府中，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。那滄州府裏押番、虞候、門子、承局、節級、牢子都送了些人情，又見朱全和氣，因此上都歡喜他。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，朱全在階侍立，知府喚朱全上廳，問道：「你緣何放了雷橫，自遭配在這裏？」朱全稟道：「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？只是一時間不小心，被他走了。」知府道：「你如何得此重罪？」朱全道：「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，以此問得重了。」知府道：「雷橫爲何打死了那娼妓？」朱全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。知府道：「你敢見他孝道，爲義氣上放了他？」朱全道：「小人怎敢欺公罔上。」正問之間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小衙內來，方年四歲，生得端嚴美貌，乃是知府親子，知府愛惜如金似玉。那小衙內見了朱全，逕走過來，便要他抱。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。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髯，說道：「我只要這鬍子抱。」〔可曉得這鬍子是催命判官麼？〕知府道：「孩兒，快放了手，休要囉唆。」小衙內又道：「我只要這鬍子抱，和我去耍。」朱全稟道：「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閑走，耍一回來了。」知府道：「孩兒既是要你抱，你和他去耍一回來了。」朱全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，買些細糖果子與他喫，轉了一遭，再抱入府裏來。知府看見，問衙內道：「孩

兒，那裏去來？」小衙內道：「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要，又買糖和果子請我吃。」知府說道：「你那裏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吃？」朱全道：「微表小人孝順之心，何足掛齒。」知府教取酒來與朱全吃。府裏侍婢捧着銀瓶果盒篩酒，連與朱全吃了三大賞鍾。知府道：「早晚孩兒要你要時，你可自行去抱他要去。」朱全道：「恩相台旨，怎敢有違？」自此爲始，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閑耍。朱全囊篋又有，只要本官見喜，小衙內面上抵自賠費。

時過半月之後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蘭盆大齋之日。年例各處點放河燈，修設好事。當日天晚，堂裏侍婢奶子叫道：「朱都頭，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，夫人分付你，可抱他去看一看。」（肩）好知府，一些關防體面也都沒了。朱全道：「小人抱去。」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，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，從裏面走出來。朱全馱在肩頭上，轉出府衙內前來，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河燈。那時恰纔是初更時分，但見：

鐘聲杳靄，旛影招搖。爐中焚百和名香，盤內貯諸般素食。僧持金杵，誦真言薦拔幽魂；人列銀錢，掛孝服超昇滯魄。合堂功德，畫陰司八難三塗；遶寺莊嚴，列地獄四生六道。楊柳枝頭分淨水，蓮花池內放明燈。

當時朱全肩（背）着小衙內，遶寺看了一遭，却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。那小衙內爬在欄干上，看了笑耍。只見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道：「哥哥，借一步說話。」朱全回頭看時，却是雷橫，吃了一驚，便道：「小衙內且下來，坐在這裏，我去買糖來與你吃，切不要走動。」小衙內道：「你快來，我要去橋上看河燈。」朱全道：「我便來也。」轉身却與雷橫說話。朱全道：「賢弟因何到此？」雷橫扯朱全到靜處，拜道：「自從哥哥救了性命，和老母無處歸着，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夥。小弟說哥哥恩德，宋

公明亦然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。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，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。」朱全道：「吳先生見在何處？」背後轉遇吳學究道：「吳用在此。」言罷便拜。朱全慌忙答禮道：「多時不見，先生一向安樂？」吳學究道：「山寨裏衆頭領多多拜意，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，同聚大義。到此多日了，不敢相見。今夜伺候得着，望仁兄便那尊步，同赴山寨，以滿晁、宋二公之意。」朱全聽罷，半晌答應不得，便道：「先生差矣！這話休題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。雷橫兄弟他自犯了該死的罪，我因義氣放了他。上山入夥，出身不得。我亦爲他配在這裏。天可憐見，一年半載掙扎還鄉，復爲良民，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？」（肩）說得是。你二位便可請回，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。」雷橫道：「哥哥在此，無非只是在人之下，伏侍他人，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。」（肩）也說得是。不是小弟裏合上山，端的晁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，休得遲延自誤。」朱全道：「兄弟，你是甚麼言語！你不想我爲你母老家裏上放了你去，今日你到來陷我爲不義。」聖人之言。吳學究道：「既然都頭不肯去時，我們自告退，相辭了去休。」朱全道：「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。」一同出來。

朱全回來，不見了小衙內，叫起苦來，兩頭沒路去尋。雷橫扯住朱全：「哥哥休尋，多管是我帶來的兩箇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，因此到抱了小衙內去了。我們一處去尋。」朱全道：「兄弟，不是要處。這箇小衙內是知府相公的性命，分付在我身上。」雷橫道：「哥哥且跟我來。」朱全幫住雷橫，吳用三箇，離了地藏寺，逕出城外。朱全心慌，便問道：「你的伴當抱小衙內在那裏？」雷橫道：「哥哥且走到我下處，包還你小衙內。」朱全道：「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。」吳用道：「我那帶來的兩箇伴當是箇沒分曉的，以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。」朱全道：「你那伴當姓甚名誰？」雷橫答道：「我也不認得，只聽聞叫做黑旋風。」

李逵。朱仝失驚道：「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？」吳用道：「便是此人。」朱仝跌脚叫苦，慌忙便趕。離城走到二十里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：「我在這裏。」朱仝搶近前來，問道：「小衙內放在那裏？」李逵唱箇路道：「拜揖節級哥哥，小衙內有在這裏。」朱仝道：「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內還我。」李逵指着頭上道：「小衙內頭髮兒却在我頭上。」朱仝看了，又問：「小衙內正在何處？」李逵道：「被我那些麻藥抹在口裏，直馱出城來，如今睡在林子裏，好睡。你自請去看。」朱仝乘着月色明朗，逕搶入林子裏尋時，只（在）（見）小衙內倒在地上。朱仝便把手去扶時，只見頭劈做兩半箇，已死在那裏。有詩爲證：

遠從蕭寺看花燈，偶遇雷橫便請行。只爲堅心慳入夥，更將嬰髻劈天靈。

當時朱仝心下大怒，奔出林子來，早不見了三箇人。四下裏望時，只見黑旋風遠遠地拍着雙斧，叫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！和你鬪二三十合。」朱仝性起，奮不顧身，拽扎起布衫，大踏步趕將來。（肩）畢竟兩箇都是好人，只都落了吳用圈套。李逵回身便走，背後朱仝趕來。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，朱仝如何趕得上，先自喘做一塊。李逵却在前面又叫：「來，來，來！和你併箇你死我活。」朱仝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，只是趕他不上。趕來趕去，天色漸明。李逵在前面急急趕急走，慢慢慢行，不趕不走。看看趕入一箇大莊院裏去了。朱仝看了道：「那廝既有下落，我和他干休不得！」朱仝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，見裏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。朱仝道：「想必也是箇官宦之家。」立住了脚，高聲叫道：「莊裏有人麼？」只見屏風背轉出一人來，那人是誰？正是：

累代金枝玉葉，先朝鳳子龍孫。丹書鐵券護家門，萬里招賢名振。待客一團和氣，揮金滿面陽春。能文會武孟嘗君，小旋風聰明柴進。

出來的正是小旋風柴進，問道：「兀是誰？」朱全見那人人物軒昂，資質秀麗，慌忙施禮答道：「小人是鄆城縣當年節級朱全，犯罪刺配到此。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，被黑旋風殺害小衙內，見今走在貴莊，望煩添力捉拿送官。」柴進道：「既是美髯公，且請坐。」朱全道：「小人不該拜問官人高姓。」柴進答道：「小生姓柴，名進，小旋風便是。」朱全道：「久聞大名。」連忙下拜。又道：「不期今日得識尊顏。」柴進說道：「美髯公亦久聞名，且請後堂說話。」朱全隨着柴進直到裏面。朱全道：「黑旋風那廝，如何却敢逕入貴莊躲避？」柴進道：「容覆：小可平生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，爲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，先朝曾勅賜丹書鐵券，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，無人敢搜。近間有箇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，目今見在梁山泊做頭領，名喚及時雨宋公明，寫一封密書，令吳學究、雷橫、黑旋風俱在敝莊安歇，禮請足下上山，同聚大義。因見足下推阻不從，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，先絕了足下歸路，只得上山坐把交椅。明白說了。吳先生、雷兄，如何不出來陪話？」只見吳用、雷橫從側首閣子裏出來，望着朱全便拜，說道：「兄長，望乞恕罪！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，若到山寨，自有分曉。」朱全道：「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，只是忒毒些箇！」柴進一力相勸。朱全道：「我去則去，只教我見黑旋風面罷。」柴進道：「李大哥，你快出來陪話。」李逵也從側首出來，唱箇大喏。朱全見了，心頭一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，按納不下，起身搶近前來，要和李逵性命相搏。（肩）癡人，癡人，與李大哥什麼□□。柴進、雷橫、吳用三箇苦死勸住。朱全道：「若要我上山時，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去。」吳用道：「休說一件事，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。願聞那一件事？」不爭朱全說出這件事來，有分教：大鬧高唐州，惹得（動）梁山泊。直教招賢國戚遭刑法，好客皇親喪土坑。畢竟朱全對柴進等說出甚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禿翁曰：朱全畢竟是箇好人，只是言必信、行必果耳，安有大丈夫而爲一太守作一雄乳婆之理？
卽小衙內性命亦值恁麼，何苦爲此匹夫之勇，婦人之仁？好笑，好笑。

